

萧红小说

朦胧

虹影丛书

的期待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名誉主编

冰心

主编

柯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董 红 小 说



编

选

尚

海

思

朦 胧 的 期 待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萧红小说

呼兰河的期待

编 选 尚海思
责任编辑 王立翔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开 插页 4
字数 124,000
版别 1997年10月第1版
书号 ISBN 7-5325-2280-6/I·1158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张 6.125
印数 1—6,000
版次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50元

□ 序 □ 言 □

书 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利,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蜩螗,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竞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蜚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革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并向曾
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

1997年8月16日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讹,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丛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虹影”的缩影，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

陈子善

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

凄婉动人的风土画

编罢掩卷,不由深深为萧红短暂而又坎坷的一生叹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感油然而生。这种心情,似乎是很多研究者共有的。美国的葛浩文博士七十年代在著《萧红评传》时就有这种感觉:“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回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越来越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抛开了过去我所接受的以客观、理智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的训练,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的确,萧红的一生太短促了,短得让人扼腕痛惜,从1932年9月发表第一篇作品起,一直到1942年1月长眠于香港,她只活了短短三十一个年头,她的创作时间全部加起来也不足十年,

而这只是一般作家通常写作生涯的大约四分之一的时
间。正因如此,在她的作品中,不免存在着粗糙、幼稚、疏
陋等种种的缺点,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她是一位有创作个性,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女
作家,她的《手》、《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作品,至今仍
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打动着读者的心。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还曾用笔名悄吟,
1911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幸福的环境中,八岁那年就死了
母亲,继母对她十分冷淡、刻薄,长大以后,在婚姻问题上
又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一切对她的心灵是很大的打击。
萧红在东北生活了二十余年,她真切感受到下层人民受
侮辱受损害的悲惨生活,也亲眼目睹了官僚劣绅的凶暴
残忍。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大量西
方文学作品,接受“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的
洗礼,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活动。这些生
活积累,为她以后从事文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
的大半作品,都是以东北为背景的。她继承了以鲁迅为
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逼真地
描绘出了东北城乡一幅幅惊心动魄的人生图画。其中有
被活活烧死的长工(《王阿嫂的死》),被就地正法的逃兵
(《牛车上》),被日军蹂躏的妇女(《生死场》)……这些固
然使人触目惊心,但更震撼人们的,是奴役之下的愚昧,
屠杀之后的沉默。萧红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笔触,描画了
呼兰河边,生死场上,人民安于命运,无怨无尤,苟且偷
生,祖祖辈辈重复着那种卑琐平凡生活的情景。《呼兰河

传》里“大泥坑”一段,是最典型的一幕。虽然这泥坑坐落于城中交通要道,常常淹死骡马和当地的小孩,可是年复一年,人们总是议论纷纷,却始终不愿采取任何对策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十分满足于每一次的安全通过和营救成功。这里,人民饱受煎熬而又麻木不仁、浑浑噩噩,保守愚昧的情景,在作者笔下得到了生动描绘。萧红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人们灵魂中那种传统的可怕的惰性力量,提出了认真改造“国民性”的严肃课题。值得欣慰的是,萧红在沉痛中并不绝望,而是以相当的篇幅展现了生活中的亮点。小说《夜风》把读者推到了弹雨硝烟的厮杀现场,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地主阶级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一夕数惊的恐惧心理,热情歌颂了革命群众的武装斗争。在那样一个黑暗如磐的年代,这样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呵!病弱的萧红,在时代面前无愧于是一个强者。抗战爆发之后,萧红写出了《黄河》、《朦胧的期待》、《北中国》等作品,在艰难坎坷的生活面前仍然对抗战充满了信心,并对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表示愤慨。与此同时,她还创作了《后花园》、《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等一组作品,通过对儿时生活和故乡的回忆、描写,表现了作者当时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1942年1月,因庸医误诊,萧红在香港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

萧红的小说不为陈规所拘,无论在故事叙述或人物刻画的方式上都独辟蹊径,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她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来统帅、贯穿事件,而很少围绕人物性格去组织情节的开篇和结局;她擅长以一幅幅生活场景的速写来代替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作品

结构因此更近似于散文。她的语言如行云流水,美得像诗一般,充满诗情画意。茅盾曾形容她的小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善于抒情,而她对细节的运用也非常重视,可谓精雕细镂。《夜风》中一粒药片的描写何其精彩,似信手拈来,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轻松地把老地主的伪善外衣剥得精光。萧红的描述也颇见工力,小说《手》中王亚明的父亲和女舍监虽然出场不多,但作者抓住个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写活了,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样精彩的例子在萧红小说中可谓俯拾皆是,这也使她的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

本选本之所以选择《朦胧的期待》为书名,一方面是因像《小城三月》之类的标题已为其他选家选用,另一方面,“朦胧的期待”这几个字不但隐约蕴含了萧红的某种美好愿望,也包含了编者的一些希冀:愿萧红和她的作品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喜爱。此外,按照丛书要求,长篇不选。萧红的《呼兰河传》是长篇小说,也是她非常有特色的代表作,作品并没有贯串全书的中心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形象,其中一些章节大多可以独立成篇,为了使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萧红,也作特例节录了其中的第一章,以飨读者。至于其《生死场》虽亦为代表作,但限于篇幅体例无法节录,只能割爱了。

尚海思

1997年1月

① 葛浩文《〈萧红评传〉中文版序》(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目 录

序言(柯灵)	——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	——①
凄婉动人的风土画	——①
夜风	——①
离去	——⑫
手	——⑮
汾河的圆月	——③③
黄河	——③⑦
朦胧的期待	——⑤①
逃难	——⑥①
后花园	——⑥⑨
北中国	——④③
小城三月	——①①⑨
呼兰河传(节录)	——①④⑥

□ 夜 □ 风 □

—

老祖母几夜没有安睡，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了！小棉袄一拿到祖母的手里，就怪形的在作恐吓相。仿佛小棉袄会说出祖母所不敢说出的话似的。外面风声又起了：——唰——唰……

祖母变得那样可怜，小棉袄在手里总那样拿着，窗纸也响了！没有什么，是远村的狗吠。身影在壁间摇摇，祖母，灭下烛，睡了！她的小棉袄又放在被边。可是这也没有什么，祖母几夜都是这样睡的。

屋中并不黑沉，虽是祖母熄了烛。披着衣裳的五婶娘，从里间走出来，这时阴惨的月光照在五婶娘的脸上，她站在地心用微而颤的声音说：

“妈妈！远处许是来了马队，听！有马蹄响呢！”

①